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八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三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衍字化源舊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
一子衍為最幼蓋賢妃徐氏所生也為人方頤大口垂
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
尤酷好靡麗之辭嘗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烟花集凡

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初封鄭王為左奉駕軍使元膺
死徐妃與宦者唐文辰教相士言行相極貴又諷宰相
張格贊成之

宋居白幸蜀記云行母徐氏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行為太子願相公助

之

由是得立為皇太子高祖既晏駕光天元年六月癸

卯嗣皇帝位時年十八尊母賢妃

幸蜀記作貴妃今從五代史

為順

聖皇太后徐淑妃為翊聖皇太妃冊立高氏為皇后

蜀檮

机云立妃周氏為皇后按通鑑綱目乾德三年春正月蜀廢其高氏則此為高后明矣

以宋光嗣

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辰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

使王宗昱殺唐文裔于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
唐道崇官時文辰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
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玠自恐失勢
謂格曰公有援立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茂州刺史玠
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
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令茂州
刺史顧承鄴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
承鄴毋曰戒汝子勿為他人報仇承鄴從其言凝績憾

之因公事抵承鄆罪秋七月封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

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臨潁王宗

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黷皆為琅邪郡王

江左以琅邪之王為衣冠巨族

故三人皆封于琅邪

甲戌封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

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不親政
事內外遷除皆出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
嗣通敏善希合帝寵任之國由是衰八月以諸王為軍
使甲子昭聖皇后殂乙丑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

周輅宋光祿宋承渰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干預國
政司徒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縱火焚西隣軍
營明旦召匠廣其居帝不問上太行皇后尊諡曰順德
九月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王宗弼許之冬十
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一月壬申葬神武聖
文孝德明惠帝于永陵廟號高祖十二月謁永陵辛酉
詔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元曰乾德是歲麟見
于青神縣長泉里帝以為已祥即其地命建院焉

乾德元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大赦國內羣臣上尊號曰聖德明孝皇帝二月雲南遣使來朝三月丙戌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渡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以仗內教坊使嚴旭為蓬州刺史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官中以是得官帝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太后太妃各出

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夏四月召天策府諸將無得擅
離屯戌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愕承勲承會違
命帝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夏六月雙虹入福感寺後
堂光徹廊宇良久而沒秋七月庚辰應聖節

十五日為
後主誕生

日

朔口鎮將王彥徽得白龜于羅真人宮內以進冬十

二月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
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

之是歲鑄乾德通寶錢

泉志作乾
德元寶

改龍躍池為宣華苑

即摩訶池也蜀禱机云改龍躍池為宣華池路振九國志曰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今從之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辰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帝釋之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東流出仁政樓夏六月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克永平軍節度使閏月庚申朔立高祖原廟於萬歲橋帝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華陽尉張士喬上疏以為非禮帝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可削官流黎州士喬赴水死乙卯下詔北巡以禮部

尚書兼成都尹韓昭為大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

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遂擢是職秋八月戊辰帝發

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鉞判六軍諸衛事帝被金甲冠珠

帽執戈矢而行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

謂為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

行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宴彌日雒縣令

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

安遠城

蜀檮杌云九月駐軍西縣按西縣即安遠軍也

冬十月帝如武定軍數

日復還安遠十一月戊子朔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

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

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

酉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裨將

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嶺我兵食盡引還宗昱

屯秦州宗儔屯上邦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帝發安

遠城

蜀壽州云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閭中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

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浮江而下龍舟
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壬申至閬州舟子
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州民何
康女美而將嫁帝取之賜其夫家帛百疋夫一慟而卒
癸未至梓州是歲漢主巖通好于我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帝還成都廢其后高氏帝荒淫
無度剗為流星輦凡二十輪以牽駿馬又雅好蹴鞠引
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常藝

諸名香晝夜相繼久而厭之更藝皂角以亂其氣結繒
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
銀錡斧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燂於其間帝乃凭綵樓視
之號曰當面厨為風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繒山陟
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間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
千餘照之水面如畫是月井監使馬全義復開陵州焰
陽洞

錄異記云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元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

卯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

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斲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其洞自東入西深三大九尺濶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尺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三四尺鑄鑿精巧殆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濶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其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四尺六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濶二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濶八尺二寸西北畔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濶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

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
德道士費省真顧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
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
占乾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誠
泉焉今驗此洞正當夏五月命宣華苑內延袤十里構
井上即是焰陽洞也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木之功窮極奢巧
帝時與諸狎客婦人嬉戲其中為長夜之飲六月避暑
大慈寺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秋七月
帝以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

乾德四年春二月帝御文明殿試制科策文曰炎漢致
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之體陳
天人精祲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之重識
為君之難思得奇才以凝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修子
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
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斂無加以何策可以
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白衣
蒲禹卿對策切直執政皆切齒欲誅之帝以其言有益

擢為右補闕三月命士民皆著大裁帽蜀人富而喜遨

俗競為小帽而帝好戴大帽

五國故事云人謂泥首包羞之兆

酒肆倡

家無所不到索筆題曰王一來惡人識之故有是令夏

四月奪軍使王承綱女承綱請之帝怒流之茂州

蜀檮杌云

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

承綱女剪髮贖父罪不許遂自殺

秋缺月肥遺見于紅樓

辛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為旱魃非也肥遺蛇名見則大

旱出山海經○紅樓蜀端門樓也

九月帝以重陽節曲宴羣臣于宣華

苑夜分未罷帝唱韓琮柳枝辭內侍宋光浦咏胡曾詩

聲節悽惋帝聞之不樂遂罷宴是歲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千里赤地所在盜起

乾德五年春正月雲南進江豬三月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內臣嚴凝月等競歌後庭花思越人之曲婦女雜坐履舄交錯酣飲達旦夏四月辛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驟起雷電冥晦有白魚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溺者數千人帝懼車駕還宮時

帝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
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或為艷歌相唱和談嘲謔浪
鄙俚褻慢以是為常復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
青衫縣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為笑
樂

鑑戒錄云帝或晝作鬼神夜為狼虎潛入
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

又樞密使

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行威虐務狗主之欲以盜國權
宰相王鉞庾傳素各保持寵祿無敢規正在迎每勸誅
諫者無使訕謗是月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改元同

光秋七月天富倉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

而行八月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帝雖不罪

亦不能用是月帝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

師崇真館大學士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為聖祖至

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于左右又於正殿

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

五國敬事云蜀人以為朝唐之列聖

蓋歸中原之兆○時後主躬自享薦

九月詔置賢良方

城中士女遊觀闐咽謂之召唐魂

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科令黃

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庚戌重陽節宴近臣於宣

華苑酒半行嘉王宗壽乘間言社稷將危狀繼以隕涕

韓昭輩共以諧笑溷之冬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

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撾鼓上訴又為嘲語曰

嘉眉叩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

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帝聞言召問昭對曰此皆

太后太妃國舅之戚非臣之親帝默然彗星見輿鬼長

丈餘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於玉局觀置道場以荅天

變右補闕張雲疏言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
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帝怒流雲黎州卒於道是歲
梁亡

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中僅可覆額
俛首即墜在位者以為不祥多惡之三月己亥朔宴近
臣於怡神亭君臣酣飲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切諫
不聽夏四月己巳朔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嚴朝見笏
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

逼遷于東洛誅殘南北焚藝宮闈雖列藩恣是其唐臣
無一處不從其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
之業脩爾隳張憤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
迫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
兕十年對壘萬陳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挑其死士
纔過汾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曩門斬朱友貞于樓
上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
岳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

乾坤只勞于八日救塗炭遂定于四維備振皇威咸遵
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
備朝天之禮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兇方議除剪
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
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于蜀
皇復禮遠酬于厚禮則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
于天顏戰汗不任于地跼嚴與後主語盛稱唐主威德
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者王

宗儔以其語侵我請斬之帝不從是時帝令樞密使宋
光嗣置酒召嚴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皇帝建大
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
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
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特先
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
効珍竒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日皇帝方懷之以德
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

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
又聞契丹日益強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強
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
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決勝旦夕天
子存而不論者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國人聞嚴應對愈
益竒之宣徽北院使宋光祿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
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帝乃
以光祿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軍節度留後五月戊申

帝遣李嚴還

唐莊宗實錄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克蜀

川回信使三年戊辰嚴自西川迴鑑戒錄云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大尉遠為之副馬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命以通好又錦里耆舊傳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故笏記有云吾皇迴感于蜀皇復禮遠酬于厚禮是李嚴未至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今從李昊蜀書

初

唐因嚴來以馬市珍玩錦繡而國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往易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衍豈免為入草人乎嚴來時帝與嚴俱朝上清宮而成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

君臣驕盈至是因言帝實童騃荒縱昵比小人用事之
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大兵一臨瓦

鮮土崩可翹足而待唐主深以為然遂堅攻取兩川之
計秋七月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
月戊辰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錡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
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謬為昭武軍節

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己亥唐遣李彥稠來使

蜀檮杌云
乾德六年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綉衍不許以馬
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今不取又按十國紀年

作李彦稠

庚戌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帝失德

與王宗弼潛謀廢立不克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

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無患矣光嗣輩

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

承班官太尉工小辭

曰吾家難乎免矣乙

卯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冬十

月置左右龍武四十軍為親軍以驍勇萬二千人充之

兵械給賜皆優異他軍命宣徽北院使王承休為龍武

軍馬步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耻十

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

使

唐莊宗實錄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禮今從蜀書

辛丑

遣李彥稠東還丙午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名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辛酉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十二月乙丑朔復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相迫至是用事杖殺之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勲等七軍還成都庚

午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
為承休牙兵先是承休言秦州多美女請擇以獻因有
是命乙亥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
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
右衆多不平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是歲徙普王宗仁
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
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王宗平
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

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受朝賀大赦鑄咸康元寶錢

洪遵泉志曰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銖獨咸康重三銖三參李孝美錢譜曰五錢並徑七分重五銖形

製粗惡

三月帝謁永陵自為夾巾或裹尖巾其狀如錐民

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夏
四月帝曲宴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
朕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
陛下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

閏十二月厯紙印造施行初頒厯無閏月及是見唐厯

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帝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

下有暴風挫折隕於地明日雷震應聖堂傾其兩柱九

月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

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辭哀怨聞者淒慘

辭曰畫羅裙能結束

稱腰身柳眉挑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僊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伎多淪落人間

始驗其語又歷丈人觀玄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

寺朝上清宮設醮祈福謁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各

製辭勒石

遊丹景山金華宮太后詩云碧烟紅霧撲人衣露宿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

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真太妃詩云丹景山頭宿

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

王業積善終
期四海同

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暮觀聖

燈賦詩而還

太后看聖燈詩云虔禱遊龜境元妃夙志同寶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

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偶望天涯極臨看日脚紅猿來齋室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

證大通願成修偃事社稷保延洪太妃詩云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瀝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

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

及天苴驛各又賦詩

太后詩曰為尋靈境散幽

情千里江山覽得行所恨烟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太妃詩云翠驛江亭近玉京夢覺猶自有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帝歲常獵子來山至是又徧幸諸山為被江山看出行

樂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請帝東遊帝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王宗弼亦上表諫帝投其表于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疏極諫凡二千言亦不聽承休妻嚴氏有殊色帝私焉故銳意欲行庚子唐以魏王繼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克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帥李令德李紹琛張

筠毛璋董璋李嚴等將兵六萬入寇又以任圜李愚叅

預軍機

通鑑載庚子以魏王繼岌為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伐蜀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克東南面

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昭克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克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克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所使蕪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克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克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克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克西川管内招撫使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克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克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叅預都統軍機

冬十月庚申朔召百官賞縱梔花

于芳林園花出青城山其瓣六出而紅青特為異種癸

亥帝發成都

蜀檮杌作甲子今從通鑑

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

承捷飛驛言東朝興聖令公統兵西上帝疑羣臣同謀

沮已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有羣鴉泊于旗杆其

鳴甚哀又親禱張惡子廟探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帝殊

不為意在道與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中書舍

人王仁裕酬答吟咏無虛日

王氏見聞錄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烟幽

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馳驅非取樂按幸為遊邊此去將登涉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烟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顛盛德安疲俗仁風扇遠邊前程問成紀

此去尚三千至劍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礮山忽聞軍人
振革鳴金聲動礮谷有驚獸自叢林間躍出千萬人中
躍取一夫而去少主至行宮尋命從臣賦詩王仁裕詩
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笑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
難惟于當路食生靈從教戶口資礮口未委三丁稅幾
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岩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洪
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塗進意如何爪牙衆
後民隨滅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
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
詩大笑通白衛嶺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為安邊此去
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晚通消息戍瓶烟為雲
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
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
五千前望隴山登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烟軒皇尚自親
平冠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
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旂飄颻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

登高眺踞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烟自學漢王開土宇
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道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
帝次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風發當千里外有破國
稱臣者帝不省時唐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
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
乞留學士李愚厲聲曰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可斬也
由是唐軍無敢顧望者

冊府元龜載繼岌檄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為福

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元宗朝以兵興
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
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
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

輔忠義貫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
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遂此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
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
益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
露綰紅旗碧幢之蓋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
橫行之志鳴皋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
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
節及坤維暫絕却為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
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奮殘妖闔豎擅權而勛賢結舌不
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
而更納其_計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
翼我皇帝仰_缺玄識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
安而金繩正維_缺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
屋困煩苛之政每_缺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
伐步卒則轟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
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

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
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
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
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
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
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
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
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僞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
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
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
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
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僞所
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支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
矜寬只如僞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為四十年之巨寇
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
伯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騷擾蜀中遐僻亦合傳聞

各宜審計變通
速謀歸向云云

丁丑紹琛寇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城

使周彥禔叛降于唐

冊府元龜云康延孝至故鎮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吳鐸王權思部

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軍使鄒彥誣都指揮使李璫見城危方出歸投初無降意皆伏誅紹琛掠威

武糧二十萬斛縱我敗兵萬餘人因倍道趣秦州是日

郭崇韜至散關指其山曰我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于

此今日當盡力一決且饋運將竭計惟先取鳳州因其

糧為便諸將皆言蜀地險固宜按兵觀釁李愚曰蜀人

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自

破膽勢不可緩也會紹琛捷至崇韜乃麾兵大進戊寅
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叛降于唐唐得兵八千
人糧四十萬斛崇韜大悅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
承捷攝武興軍節度使已卯帝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
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于帝曰東川山南兵
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
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
宗昱為三招討逆戰是時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

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于它軍它軍安能禦敵
紹琛等兵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
百叛降于唐且請先治橋棧以待由是唐兵無險阻之

患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

唐莊宗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

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令從之

紹琛遂克興州崇韜

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

三招討與紹琛等遇于三泉大戰我兵敗績斬首五千

級

歐陽史云為先鋒康延孝所敗

唐得三泉糧十五萬斛軍食遂優足

帝聞宗勲等之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由
綿谷還留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
州且詔斬三招討宗勲等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是時
武定留後宋光祿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
屬內附苟不如約當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撫納之
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
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
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送款降

唐崇韜致書宗弼等為開陳利害紹琛將及利州宗弼
棄城西歸宗勲等三招討追及于白芳宗弼探詔書示
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泣共合謀降于繼岌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至于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
里亭帝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丁酉御文明殿與羣臣
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紹琛至利州修桔柏
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甲辰魏王繼
岌至劍州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

昌五州降唐乙巳宗弼馳歸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

通鑑作甲辰今

從錦里耆舊傳

帝及太后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人臣

禮是夜劫遷帝與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

一作天啓宮

收帝

璽綬別遣人取內庫金帛器玩并諸王節相宅內寶物

丙午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

已為我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橋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

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滯數

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倘延旬浹則勝負難料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帝手書召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至成都禍且不測嚴不從欣然馳入京城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戊申宣唐主勅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偽梁篡弑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

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
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復却効傾輸朕以初殄寇讐重
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憂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
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僊后之心既協來王之
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
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偽
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于軍
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

各勵輸誠之節今以降勅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
決歸降到城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致懷疑帝引嚴見
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
櫓已酉魏王繼岌至綿州帝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

表曰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
方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冤獲免鄭伯沐焚棺之
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昊仰祈渥澤恭惟皇
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
下從民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
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于天下走聲教于域中而臣
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為巴人主者之
司但荒聲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乖于正朔苞

茅是闕于薦羞殊不知唐德維新立功再造致王師之
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出而冰雪自消睿澤敷而黔
黎盡泰臣自知罪疊不敢遁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
而塞路遂即舁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覓掩黃
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
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聞堯天宥惡之文
釋殘生于撲蛾之燈全必死于戲魚之鼎使肌膚重生
于聖日焦枯再沐于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
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缺
向化積懼而鋒銍聚首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龜
城將趨鳳闕雖七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
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
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又命中
惶懼戰越死罪之至○表稱乙酉年不書年號

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鎔草降書曰臣先人受職坤維作

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狗輿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服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歸王土冀萬家臣妾咸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請罪望播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顓佇德音用安反側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魏王繼岌及都招討崇韜

冊府元龜載衍上繼炎牋曰衍叩頭言伏以五帝三王
竟歸于代謝有家垂國孰免其廢興苟大命之革新願
轉禍而為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衍先人頃以受唐
封冊列土坤維自霸一方於茲三紀乃者因缺門之構
送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業衍謬為世子獲
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
再造鴻圖輝赫缺明照臨下土存修嘉好仰恃恩明感
覆燾於堯天將驅馳于禹貢忽審王師討伐部內震驚
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尊上嗣德寶元良騰
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輅勞履劍關已得
萬民之歡心生恕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遏邑
居率文武以陳誠輿棺櫬而納款伏惟殿下特弘哀鑒
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刑貯在肺腑庶幾先人之靈猶享
血食之祀免支離于眷屬得敬養於庭闈惟聖君之明
慈係殿下之玄造衍無任危迫殆越戰懼激切之至謹
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

權等奉
牋以聞

宗弼稱我國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

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少主皆斬之函

首送魏王軍前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

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

錦里耆舊傳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

潤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榜示奉魏王
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幻惑少主減削三

軍仰處
斬訖奏

而內外馬步指揮使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

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多惶懼傾家貲伎妾以

賂宗弼得免死辛亥魏王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

遷少主于西第安撫軍城敬俟王師

冊府元龜云宗弼遣顏守倫上牋云

蜀主衍已出府第舉家遷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候王師

又使子承班載

宮人珍寶獻魏王繼岌及宗韜求節鎮繼岌留其物而

遣之是時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待都統甲寅繼岌至

漢州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

舍于王宗弼之別墅○是時中書令夔王宗範上牋

曰臣生居賴許因先父建光啓中討陳敬瑄在蜀司空平章事王鎔上牋曰臣因天復三年奉使西川遇車駕劫遷洛陽因留蜀

部俱見冊府元龜

丙辰李嚴引帝及百官儀衛出降於

升遷橋

蜀檮杌云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按舊五代史云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又冊府元

龜作降于
昇仙橋

帝白衣銜壁牽羊草繩縈首百官王鉞等衰

經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
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唐大軍入城繼岌居東內

崇韜止天策府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是役也唐

舉兵凡七十日

莊宗實錄及薛氏五代史皆云自興師
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按唐兵九

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實七十日也

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

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以千萬計又繼岌

選苑中馬得二十許匹曰麝香駒曰錦耳驄曰駱十二

曰趣日驄曰偏界王曰陷冰驄曰長命驄曰孫兒驄曰
籠松白曰八百哥曰掠地雲曰錦地龍曰雪面娘曰月
影三曰玉尾驄曰撒沙驄曰天花落曰旋風白曰罕地
嬌曰六尺金曰銜蟬奴初帝有馬數百皆上駟也至是
比選更為逸足之尤者又得南詔俘蠻數十人及故唐
判官徐藹曾使南詔者魏王因遣藹持金帛招撫南詔
悉還所俘諭以威德十二月己巳

錦里耆舊傳作閏十二月己丑朔今從通

鑑

崇韜白繼岌收王宗弼宗勳宗渥

一作宗儼

斬之并殺宗

弼子駙馬都尉承班榜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為已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凶須加顯戮閏十二月丁酉唐主詔我國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悉縱歸田里

按五

代會要云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勅初平偽蜀應偽署官員等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高卑為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文班降至朝議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如是舊署將相已上與開國男三百戶餘并不許有封爵其有功臣名號並須削去如檢校官至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已下如是偽署節鎮率先向化及立功効者委行營都統緣事迹獎任如

刺史除停罷外有見任政績可稱者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及兼官其偽署班行正官四品已上依此降絀五品已上如不曾經本朝授官又無族望可稱者材智有聞即許於府縣官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錄者並宜放歸田里若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本是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後並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率府副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以下堪任使者委西川節度使補衙前押衙已下職所有歸降官除軍前任使下並稱前銜續據才又下詔慰帝曰固當裂土行任使今本文姑從通鑑

而王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帝捧詔欣然曰不失為安樂公唐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臯舉兵被誅庚申魏王遣

李繼曠李嚴部送帝與宗族及宰相王錯張格庾傳素
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三月
乙巳帝至長安唐莊宗有詔止之是月伶人景進白莊
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王氏族黨不少聞車駕東
征恐驟為變盡除之莊宗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害帝
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
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
免者千餘人夏四月丁亥朔己丑延嗣至長安殺帝及

宗族于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時年二十八也有時

蜀僧遠公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鑠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六月百官至洛陽平章

事王鎔等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

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天成三年王宗壽上唐明宗書

求王氏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封後主順正公許以諸

侯禮葬長安南之三趙村初高祖立後主為嗣鑄銅鐘

于佛寺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為太子故也令其洪遠必

東宮將來之慶裁及八日而鐘墮于地龍首摧落後主

果八年而亡

北夢瑣言又云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正月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因改閏

十二月街衢賣曆者云只有一月也是冬蜀果滅

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

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

按舊五代史王

建以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此薛氏之誤也今悉以九國志前蜀書運歷圖為據

後主

以咸康元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論曰予作前蜀後主紀而深有感於興亡之際焉夫莊

宗非司馬文王之比繼岌崇韜非會艾儔也且是時唐

僅得天下之半強藩割據經畧未遑假後主勤修政事
輯睦鄰封啗以貨財結以情好尚可遷延國祚更待真
主奈何閹人秉鈞于外朝母后司晨于閭內嬉遊山川
宣淫郡國秦川之變驟惟非辜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
禍之烈者也可不哀哉

十國春秋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四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四

列傳

高祖順德皇后周氏

順聖皇太后徐氏

翊聖皇太妃徐氏

貴妃張氏

夫人蕭氏

後主廢后高氏

皇后金氏

元妃韋氏

貴妃錢氏

順妃蘇氏

昭儀李氏

李王蕭

宮人劉氏

順德皇后周氏許州人也武成元年高祖即帝位冊立為皇后永平初加尊號曰昭聖天光元年高祖晏駕后哀毀骨立後數月而殂合塋永陵謚曰順德升祔太廟母弟德權以后故起家刺史積功至太保中書令有傳順聖皇太后徐氏唐眉州刺史徐耕女也耕姓仁恕當田令孜陳敬瑄守成都日耕為内外都指揮使所全活常至數千人令孜謂之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

志邪耕不得已夜戮俘囚數人以復命耕有二女皆國
色相工語耕曰公不久當大富貴因出二女相之相工
曰青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真人承運此女當作后
妃君貴由二女致也長女即太后鑑戒錄作長女為太
妃次女為太后非是
太后事高祖為賢妃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
結宦官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太子元膺之死高祖以雅
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擬擇一人立之而賢妃欲
立其子鄭王即後主是也使文展諷宰相張格贊成之

後主遂得立及嗣皇帝位尊賢妃為順聖皇太后淑妃
為翊聖皇太妃耕亦累官驃騎大將軍太后太妃各出
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又日挾後主遊宴貴臣之家或周覽近郡名
勝如丈人觀金華宮三學山諸地飲酒賦詩所費不貲
常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後主
自作甘州曲以述其狀卒用是敗唐師入漢州後主馳
驛召唐臣李嚴引太后見之且以為託已而歸唐唐莊

宗遣向延嗣族誅王氏于秦川驛太后臨刑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
翊聖皇太妃徐氏耕次女也高祖時進位淑妃宮中稱
為花薤夫人亦曰小徐妃光天元年夏六月尊為皇太
妃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明年李繼曠等部送入洛行
至天回驛太妃與太后賦詩悽惋不可聽聞已而秦川
之禍與太后同畢命焉

貴妃張氏梓州郪縣人太子元膺其所出也武成中進

號貴妃一云元膺母為白氏高祖後宮又有馬姬宋姬
陳姬喬姬褚姬不具述

夫人蕭氏高祖之後宮也容態明悟絕有寵愛鳳翔將
李彥^缺來降署指揮使更姓名曰王承弇以蕭氏賜之
無何承弇死蕭氏寡而無子唐轉運接應使李繼暉故
岐王子隨魏王入成都陳昭符者密求蕭氏以獻抱衾
之夕繼暉隔屏窺之驚為妍妙詰其由來則已為王承
弇所偶亟止之曰承弇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向者吾

從子行於義不可遂令送之歸

廢后高氏兵部尚書高知言女也後主為太子時高祖冊立高氏為皇太子妃久而無寵後主嗣帝位立為皇后乾德初常妃入宮后尤被疎薄不見答于後主遂坐是廢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皇后金氏名飛山成都人也父業農家頗饒無子與媼相敬如賓媼懷孕十餘月娩身時忽大風雨見赤龍繞庭而生后是日有山飛至后家因名焉年十六姿容絕

世兼擅繪事乾德初選入掖庭及高后廢冊立為皇后
尋亦坐廢貴妃錢氏為力辨復正位中宮咸康元年隨
後主降唐死之

元妃韋氏故徐耕女孫也有殊色後主適徐氏見而悅
之太后因納之宮中後主不欲娶於母族託言韋昭度
孫初為媼好累封至元妃

貴妃錢氏事後主累封貴妃皇后金氏以復位故深德
之未幾從後主降唐而死

順妃蘇氏未詳其家世後主時累封至順妃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為昭儀世

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

得詩諸篇多為文人賞鑒同時宮人李玉簫者寵幸亞

于舜弦後主嘗宴近臣于宣華苑命玉簫歌已所撰月

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聲音委婉抑揚合度一座

無不傾倒宗壽懼禍亦為之盡觴

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

月華如水浸宮殿
有酒不醉真癡人

宮人劉氏不知何地人鬢髮如雲而有色秦川之變行
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高祖子衛王宗仁

庶人元膺

幽王宗輅

趙王宗紀

韓王宗智

宋王宗澤

魯王宗鼎

信王宗傑

薛王宗平

莒王宗特

宗仁高祖之長子也生母為馬氏幼以疾廢累官校書
郎武成三年封普王乾德六年徙封衛王

元膺字昌美高祖第二子貴妃張氏所生也初名宗懿

起家秘書少監封遂王

歐陽史作簡王
今從蜀國春秋

已而立為皇太

子未幾更名元坦永平中得銅牌於什邡高祖以為符
識又命改名曰元膺元膺為人獶喙齟齬蛇眼黑色目
視不正性猜忍頗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常自抱畫毬擲
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當為太子時年方十有七歲判
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號為貴重高祖
以元膺年少任大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且

屬其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名儒許寂徐簡
夫二人元膺未嘗與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內
樞密使唐道襲者高祖之嬖臣也元膺心易之屢謔于
朝高祖懼其不相能乃出道襲為興元節度使已而道
襲罷歸復典機要元膺廷疏其過失高祖殊不悅會七
夕前一日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道襲亦在坐間而王
宗翰及潘峭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
錫教之耳集王謂宗翰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譙素為元

膺所親信酒行屢目道襲道襲懼而走明日元膺入白

高祖峭文錫離間諸王高祖怒命貶逐峭與文錫頃之
元膺出而道襲入高祖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
亂欲召諸王諸將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高祖疑之道
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召兵以為將誅
已乃與伶官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捕峭
文錫至搃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
賢門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

兵挾元膺以逐道襲元膺介馬麾兵過王宗賀之門名
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奉命由是元膺攻道襲
于清風樓道襲率屯兵拒戰中流矢逐至城西見殺高
祖乃遣王宗侃宗賀宗黯等發兵討為亂者瑤戰死兵
皆潰去謙與元膺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丐食國人識
之以告高祖遣宗翰往招諭之未至而元膺同謙已為
衛士所殺高祖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格呈慰諭
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收涕曰朕

何敢以私害公追廢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死數十人初梓潼縣祠蛇神曰張惡子元膺被誅之夕司祝者忽夢為惡子所責言我久淹成都今始方歸何祠宇荒穢如是由是蜀人相傳元膺為廟蛇之精

宗輅高祖第三子

一云第四子

為後宮宋氏所生武成三年

封雅王元膺之死高祖以宗輅貌類已及宗傑有敏才欲擇一人立之已而不果乾德六年徙封幽王罷軍使

宗紀高祖第四子也

一云第三子

武成時封褒王乾德中改

封趙王

宗智高祖第五子也母為陳妃初封榮王後徙封韓王

宗澤高祖第六子也

一云第九子

為後宮褚姬所生武成三

年封興王乾德時改封宋王罷軍使

宗鼎與宗澤宗平同母或云出自翊聖太妃高祖第七

子也

一作第八子

武成中封彭王後主繼立諸王皆為軍使

宗鼎謂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強讒間

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經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乾德六年徙封魯王後與宗輅宗紀宗智宗澤宗平宗特俱死于秦川驛

宗傑高祖第八子

一作第七子

喬妃故其母也武成三年封

信王元膺之死潘炕屢請立太子高祖以宗傑於諸子最材賢頗欲立之會順聖太后有寵後主卒得踰諸兄而立光天元年宗傑屢陳時政高祖賢其才陰懷廢立之意無何暴薨高祖深疑之

宗平高祖第九子

一云第
九子

宗澤同母弟也光天元年封

忠王乾德時改封薛王罷軍使

宗特高祖第十子

一作第
六子

與宗智同母光天元年封資

王乾德六年徙封莒王高祖凡十一子後主其最少子
也名字見于史冊者宗智或作宗獻宗平或作宗賢宗
特或作宗時與宗霸今一以歐陽氏蜀世家為據云

高祖從子宗鑑

族子宗壽

宗裕

宗鑑高祖從子也少有智勇隸高祖戲下為親校當西

川之亂田令孜馳驛召高祖西上宗鑑與王宗瑤等實
帥兵從焉已而陳敬瑄中悔遂進兵破鹿頭關拔漢州
陷德陽攻成都宗鑑之力居多武成中賜爵昌王久之
領御營使永平元年蜀師與岐戰大敗于青泥嶺退保
安遠軍高祖命宗鑑為應援招討使黃牛川之役大殲
岐兵執其將蘇厚高祖以為能甚嘉賞之居無何以病
死

宗壽字永年王氏族人

一云許州民家子

高祖以同姓錄為

子宗壽工琴奕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武成中賜爵嘉
王久之領鎮江節度使後主嗣立進太子太保奉朝請
以煉丹養氣自娛後主為淫亂宗壽獨切諫之嘗于九
日侍酒宣華苑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潘在迎
韓昭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乃與諸狎客共以謾言譴嘲
之坐上喧然後主不能省復命宮人李氏歌已所撰新
詞侑宗壽酒宗壽一飲而盡蓋懼禍也在迎請即以宮
人賜宗壽後主曰王必不納無多溷耳遂止未幾改武

信軍節度使唐師入寇所在迎降魏王繼岌以書招之
宗壽初不肯降已而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送款繼聞後
主銜壁大慟從後主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
後主後主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寧有今日後主死宗
壽至澠池聞唐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明宗天成二年
詣洛上書求葬後主宗族明宗以為忠署宗壽保義軍
行軍司馬追封後主為公許葬以諸侯禮宗壽悉得王
氏十八喪而葬之出葬日宗壽步行以從尋為淄州刺

史復為平盧節度使以壽終宗壽頗能文居恒與能仁
院僧卯書札二十餘帙墨蹟多貯冲妙觀中又宗壽嘗
得古鐵鑑于江原下有篆文十二字曰龍宮寶藏神和
子鑄永年萬歲平時晦不可睹一日忽光彩照見市舍
一青衣小兒卅角蹲酒家樓亟令人訪之小兒隨至曰
此神物也吾失此已百年君當見還因剖腹納鏡長揖
而去人咸以為鏡妖後宗壽善辟穀延年法或謂得之
青衣云

宗裕亦高祖族子唐昭宗時從高祖鎮西川官嘉州刺史已而與王宗侃等圍楊晟于彭州攻城畧地為戰功之最未幾領馬步使天復元年代王宗滌為東川留後已又改漢州刺史居無何卒宗裕性謙謹高祖平東川時諸將多爭功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樹太保

一云宗裕黻貨以白金作鋌牛革裹之其子諫曰牛革著物難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

武成三

年追封通王

後主子承祧 承祀

承桃後主長子也失其封爵與幽王宗輅等同死秦川驛
承祀後主次子也亦失其封號與承桃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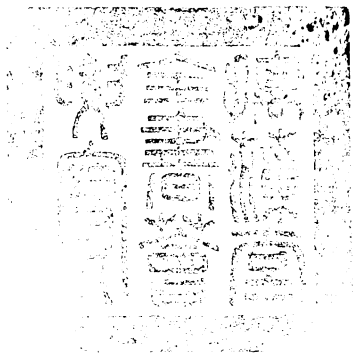
高祖女普慈公主

普慈公主高祖女也幼而敏慧高祖絕憐愛之天復時
岐王遣判官趙鐸來聘為其從子繼崇求昏高祖遂以
公主妻焉導從鮮麗相望千里久之繼崇驕矜嗜酒多
無禮于公主公主遣宋光嗣以帛書上高祖求還高祖
乃詐言后殂馳使召公主哭臨永平元年公主至成都

留之不遣岐王怒遂與高祖交惡青泥嶺之戰實公主
有以啓之



十國春秋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三十九至
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三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五

列傳

王宗佶

王宗侃

子承肇

王宗滌

王宗翰

王宗弼

王宗黯

王宗弁

王宗本

王宗阮

王宗播

王宗儔

王宗謹

王宗綰

王宗儒

王宗浩

王宗朗

王宗渥

王宗範

王宗瑤

王宗訓

王宗勉

王宗鏐

王宗夔

王宗裔

王宗矩

王宗祐

王宗汾

王宗信

王宗賀

王宗紹

王宗宏

王宗鐸

王宗魯

王宗昱

王宗勲

王宗晏

王宗洵

王宗偉

王宗憲

王宗儼

王宗威

王承檢

王宗佶本姓甘氏洪州人也高祖為忠武軍卒時掠得

之養以為子已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天復初
充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進襲山南諸州久
之進太師封晉國公及皇子宗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
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
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高祖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
唐道襲者本以舞童見幸宗佶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
名呼道襲道襲不堪其辱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高
祖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會宗佶求

大司馬章三上高祖以問道襲道襲因激怒高祖曰宗
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高祖心益
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高祖叱衛士撲殺之并賜寯
死

王宗侃本姓田雅州人高祖假子也高祖入西川時宗
侃從與俱西先登略陳已而救梓州破楊守厚砦表
遷雅州刺史從攻彭州用軍士王先成言白行七事居
數年攻拔利州執斬刺史李繼顯未幾克決雲都知兵

馬使俄領應援關陝都指揮使進取渝州降其刺史牟
崇厚已又轉龍臺鎮使會兵討杜從法有功天復七年
進秩太保兼侍中武成初拜兼中書令永平元年高祖
與岐交惡宗侃請效力行間即命為北路行營都統是
役也步騎十二萬人旌旗綿亘數百里及青泥嶺之戰
侃兵大敗退保安遠軍高祖召責之曰汝今又狂率豈
不畏赫雷乎赫雷高祖刀名也宗侃懼遂無功而還後
主嗣立封樂安王加尚父已又進封魏王卒

承肇宗侃第三子也生于雅州小字獬獠兒初宗侃妻

崔氏

疑當作張或宗侃前妻

夢一人我冠褒袖自稱周公山神牽

五色獸逼其衣遂孕承肇居數年有異人崔和尚者見承肇撫其背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乃孕靈于此邪此子麒麟之精也必為王者之瑞承肇頗通兵法後累官武定節度使加太尉國亡降唐為行軍司馬

王宗滌本姓華名洪潁川人也從高祖為威信都指揮使與李簡等拒楊守厚于梓州功居多又攻彭州破楊

晟軍擊楊守亮于閬州先登陷陳已又敗顧彥暉楸林
遷邛州刺史復將兵攻東川高祖嘉其功更姓名曰王
宗滌與諸子齒未幾命為東川留後明年宗滌言東川
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淹時日請分遂合瀘渝昌五
州別為一鎮高祖表其說于朝後卒置武信軍于遂州
宗滌之力也居數月唐授宗滌為東川節度使久之加
同平章事未幾破李繼密于興元唐即詔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將士心高祖頗內忌之會成都

作府門繪以朱丹國人謂之畫紅樓高祖以宗滌姓名
應之而王宗佶等疾其功復為構飛語高祖召宗滌詰
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高祖令
親隨指揮使唐道襲飲以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涕
泣如喪親戚武成元年高祖即位赦境內詔曰故山南
節度使王宗滌早膺寵任累著勲勤征行不憚于風塵
陳敵常先于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
驕災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遽萌悖慢之心驗人情而

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
景運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于是
宗滌在身官爵並勅還如故

王宗翰本姓孟氏高祖之姊子也高祖畜為子賜姓名
武成三年封集王俄加同平章事永平五年充東北面
招討副使攻岐鳳州已而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
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敗績退保鹿臺山明年復為
第一招討使將兵伐岐無何卒

王宗弼本姓魏名弘夫高祖錄為假子更今姓名楊守厚之攻梓州也高祖遣華洪等救顧彥暉謀因犒師執之宗弼乃以密語泄之彥暉高祖殊不為意待之如初已而從高祖攻東川為東川兵所擒彥暉念舊恩畜為子及彥暉敗復自歸于高祖積功至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招討使高祖病且劇以宗弼沉靜多謀名為馬步都指揮使同諸臣受遺詔後主繼立命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已又封鉅鹿王進封齊王是時後

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自宗弼出納賄行私上下咨怨唐兵入境會王宗勲等師至三泉望風退走後主詔宗弼守綿谷且令誅宗勲等宗弼反與宗勲等合謀送款歸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後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人臣禮已而劫遷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璽綬又使親吏于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子承涓遽伏劍入宮取後主寵姬數人以去宗弼乃殺宋光嗣景潤澄韓昭輩函首送唐凡素所不快者皆借端誅

之而潘在迎諸人多竭家財以賂宗弼得免宗弼益自
恣稱權西川兵馬留後遣使奉牋于魏王繼岌求為西
川節度使繼岌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宋光
祿自梓州來訴宗弼誣殺光嗣等又郭崇韜徵犒軍錢
數萬于宗弼宗弼靳不與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
欲殺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及宗勲宗渥數其不
忠之罪族誅焉籍沒其家國人爭食宗弼之內先是乾
德中童謠云我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蓋

魏氏賣國與李之兆也宗弼實應之

王宗黯本姓吉名諫隸高祖帳下為牙將景福元年破
楊守厚有功賜姓名曰王宗黯天復初杜從法反于昌
普合三州高祖命宗黯充行營兵馬使會東川武信兵
討平之未幾進秩兼侍中太子元膺之亂宗黯自大安
門踰城入與徐瑤等戰于會同殿前瑤竟敗死是役也
事起倉卒微宗黯變幾不可測後主即位論功封琅邪
郡王

王宗弁本姓鹿名弁高祖賜今姓名以為子初從高祖
與宗瑤宗弼宗侃同入西川積功至蜀州刺史一日稱
疾請罷歸成都高祖疑其矜功觖望加檢校太保固辭
不受宗弁常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
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高祖嘉其志而
許之竟獲善終

王宗本本姓謝名從本事陳敬瑄為資簡都制置應援
使高祖攻成都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來降高

祖錄其功及敬瑄平養以為子改姓名曰王宗本久之
擢渝州刺史無何罷官歸成都天復三年宗本請出兵
取荆南高祖署宗本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降夔州
刺史侯矩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已而遷武泰留後武泰
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高祖因
許焉

王宗阮本夔道士豪文武堅也善舞劍器時號為文大
劍高祖攻陳敬瑄時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來降及

成都平更其姓名曰王宗阮遂領決勝都知兵馬使未
幾充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頃之破瀘州
殺刺史馬敬儒峽路故東川門戶至是始通宗阮之力
也高祖即命宗阮知渝州天復四年趙匡凝攻夔州宗
阮帥師擊之匡凝敗走宗阮後以病卒宗阮嘗經瀘州
賽神方山廟會夜分牲腸為犬子所食俄聞雷震聲有
白衣冠人升堂泣事獠鬼十數輩奔走階下執一黃衫
者責之曰若非竊祭牲者乎命扶之十五明旦見犬子

醫潰宛轉血肉中莫不驚以為異

王宗播本姓許名存故荆南節度使成汭將也汭與存
汭江畧地盡取濱江州縣因以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
志乾寧中降于高祖高祖忌存勇畧頗欲殺之掌書記
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
之高祖因遣存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焉宗綰
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高祖信之乃更其姓名曰
王宗播與諸子齒久之為前鋒將攻李繼密于三泉孔

目官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
自保宗播因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
于此遂破金牛等四寨繼密敗還漢中脩業又數勸宗
播慎靜以免禍後宗播遇彊敵輒以身先之即有功稱
病不伐由是得以功名終子承傑

本黔使執君實之子
從母嫁宗播遂為子

驕貴僭越鮮有倫比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輒命改
換書佐苦之歷任茂州刺史為蕃人所害

王宗儔高祖養子也累有戰功起家為排陳使武成時

授秦州留後已而授天雄軍節度使兼侍中乾德三年
擢山南節度使充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將兵伐
岐進攻隴州復屯上邽師久無功未幾唐遣客省使李
嚴來聘嚴盛稱唐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
竊諸侯曾無興勤王師者宗儔以其語涉譏刺請斬之
後主不從已而後主荒淫日甚宗儔憂宗社不祀密與
王宗弼約為伊霍之舉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
憤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屬我除

爾曹今無患矣光嗣等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其免乎宗儔伐岐時嘗還至白石鎮副招討王宗信宿普安禪院方擁伎女十餘人各據牀而寢忽見一姬躍入火爐中宛轉熾炭之上宗信遽起救之履服間略不焦灼已又一姬飛入如前復救之諸伎或出或入皆迷憊失音有親吏驚告宗儔宗儔至則提臂而出之衣裾都無所損隨訊其故皆驚寤云被番僧提入火中為戲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伎識之有周

和尚者身長面髯羣指曰此是也宗信疑有幻術答之
百殊為不解宗儔廉知其枉命釋去訖不知何怪云

王宗謹本名釗乾寧元年攻彭州有功高祖即軍中錄
為子更其名曰宗謹與諸兒列遂授戎州刺史已而領
鳳翔四面行營使敗鳳翔將李繼徽于玄武

王宗綰本姓李名綰乾寧元年與王釗等同為高祖義
兒更今姓名累官知蜀州高祖破東川命宗綰分兵狗
昌普等州頃之領武定軍節度使會司馬卿來告唐昭

宗之喪高祖命宗綰責以大義詰問弑逆之由辭氣激烈卿竟不敢入境事具高祖紀中永平時高祖與岐構兵宗綰充馬步都指揮使豫城西縣為安遠軍利州一面多恃此以為捍蔽未幾詔兼中書令復充北路行營都制置使以攻秦州已而敗岐兵于金沙谷擒岐將李彥巢再克成州鹵刺史李彥德隨陷秦州拔鳳州高祖因遂有秦鳳階成之地宗綰實為首庸缺通正元年又領東北面都招討將兵伐岐師出大散關大破岐兵進

取寶雞圍鳳翔岐人爲之震恐光天時與王宗瑤等同受顧命輔政後主嗣位封臨洮王宗綰爲人寬厚謹慎功高不矜常密言許存忠勇無他志存得不死而竟不使存知其免已其生平行事多此類也

王宗儒本姓楊名儒彭城人也初事陳敬瑄爲大將高祖攻邛州敬瑄遣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儒登城見高祖兵強甚嘆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高祖錄爲

假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

王宗浩高祖義子也有拳勇善騎射從高祖入西川為軍使天復二年高祖克興州擢宗浩為刺史青泥嶺之戰宗浩時充馬步使兵敗奔興州溺江死焉

王宗朗本姓全名師朗金州人也唐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據金州師朗居戲下為親校及王宗賀攻行襲行襲奔均州師朗遂以其城降高祖嘉其功賜姓王氏名宗朗與諸子輩連文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

之居三月金州復為行襲所取宗朗不能守奔成都已而蜀兵又克金州仍以宗朗為刺史武成三年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水波騰躍有羣龍出于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徃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俄改金州為雄武軍宗朗領本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後主時以罪削奪官職復其姓名命

桑弘志將兵往討已而執歸成都釋其罪久之病卒

王宗渥本姓鄭名渥京兆人也初事高祖為牙校高祖
攻成都令渥詐降以覘城中虛實陳敬瑄為人戇而愚
遽納其降署渥大將且使守陴以拒我師已而乘間復
以詐脫歸恣得成都聲息高祖嘉賞之列為義子賜姓
王氏名宗渥咸康元年為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範不知何地人母張氏故高祖之後宮也

一作周氏封貴

妃通鑑又云宗範本姓張母周氏為蜀主妾

宗範初隨母歸高祖冒母姓為

張高祖畜為子賜今姓名從高祖討陳敬瑄累立戰功已而封夔王長和蠻入寇黎州宗範帥衆往討敗其兵于潘倉嶂又敗于山口城已又破其武侯嶺十三寨復敗之於大渡河西南震恐無不人人懾服後數年卒

王宗瑤高祖義子也高祖圖成都時宗瑤與王宗弼等俱西上破鹿頭關拔漢州陷德陽宗瑤之功為多已高祖軍屯新都土豪安仁費思勲何義陽等所在擁兵不服高祖使宗瑤說以利害仁等皆率衆來附且餽以貲

糧一軍為之大振景福初官茂州刺史將兵攻彭州敗楊晟于城下未幾徙簡州乾寧二年三鎮犯闕宗瑤帥師赴難屯兵於綿州軍容甚盛國人莫不嘖嘖稱之高祖即皇帝位詔宗瑤兼中書令永平五年充東北面招討使攻鳳州遂克其地已而受遺詔輔政後主嗣立論功封臨淄王

王宗訓本名茂權初為刁子都虞候高祖攻彭州茂權斬楊晟于陳前論功受上賞賜名宗訓與諸子比永平

中累官武泰軍節度使鎮黔州宗訓恃恩貪暴驕縱踰制不奉詔輒回成都多所邀求高祖見宗訓大怒命衛士撲殺之

王宗勉本姓趙名章從楊晟為內外都指揮使彭州之圍章率衆出降高祖與李綰等同錄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勉王宗鐸少饒技勇從高祖入西川錄為假子後主嗣位厯官定遠軍使乾德末充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以備唐師後不知所終

王宗夔故高祖養子也初隸高祖戲下為親校進拔龍州
殺刺史田昉有功累官至兼中書令高祖彌留之際與王
宗弼宗瑤宗綰等同受遺詔輔政後主即位封琅邪郡王
王宗裔亦高祖養子歷官兼中書令後主初立封琅邪
郡王

王宗矩易州人也本姓侯名矩天復時官夔州刺史從
荆南節度使成汭將兵救鄂州汭死奔還會王宗本統
軍下三峽矩舉城以降高祖嘉其功復命為夔州刺史

改其姓名曰王宗矩得齒諸子之列

王宗祐事高祖為假子從入西川授彭州刺史已而將兵攻東川有功改邛州刺史唐昭宗之東遷也高祖命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迎車駕累官兼侍中永平元年興師伐岐宗祐與王宗賀唐道襲為三招討使青泥嶺之役蜀兵敗績宗祐竟無功而歸無何卒

王宗汾亦高祖義子永平時充行營都指揮使以伐岐進拔文州岐將李繼夔敗走

王宗信高祖假子也積功至左神勇軍使高祖時無顯績後主嗣位命宗信與王宗昱宗晏為三招討副王宗儔以伐岐進屯威武城厲兵秣馬竟無所成功而還宗信性殘毒酷喜殺人嘗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與麾下孫延膺素不相能一日鐸被錦袍束帶若有遠行狀宗信登樓見之顧延膺問鐸何往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鐸受公畜養包藏禍心久欲逃歸敵境耳宗信大怒令執鐸至斷其舌齧斬焉將士無不寃之

明年延膺謀叛亦被殺

王宗賀不知其所自起事高祖賜姓名以為子官指揮使天復二年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滌以罪死高祖命宗賀權興元留後居數年將兵擊馮行襲于金州所向克捷永平元年與王宗祐等充招討使伐岐青泥嶺之戰師盡殲焉俄加中書令會太子元膺之變宗賀與有定亂功久之卒

王宗紹高祖養子也歷官至左金吾大將軍高祖與岐

王茂貞交惡命王宗祐等為三招討使以伐之而以宗
紹為之副帥步騎兵十二萬人軍容甚盛已而青泥嶺
之役大軍敗績竟無成功後數年復會劉知俊圍鳳翔
隨召還未詳其所終

王宗宏史失其爵里亦高祖之養子天漢元年為東北
面第二招討以伐岐後事闕

王宗鐸少從高祖為假子起家興州刺史永平四年兼
北路制置指揮使攻岐階州及固鎮連破細砂等十一

寨鹵獲無筭明年拔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是時高祖始得秦鳳階州之地宗鐸實與有功

王宗魯

缺

人也高祖養以為子從入成都已而攻拔

龍州殺刺史田昉久之授利州團練使太子元膺之變宗魯發兵陳西毬場門頗有平亂功永平末置武興軍于鳳州宗魯遂領節度使

王宗昱不知其世系所出高祖錄為假子賜姓名與諸子等歷官天雄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光天時充西面招

討副使是歲進攻隴州不克明年同王宗儔等伐岐屯

兵秦州俄進秩兼侍中後主東遊會唐師入寇以宗昱

領招討使逆戰于三泉為唐將康延孝所敗後降唐

王宗勲事高祖為義子賜姓名乾德中後主東巡命宗

勲為清道指揮使已而唐師入境與王宗儼宗昱為三

招討以拒之三泉之戰兵既大敗後主令王宗弼即軍

中誅宗勲等以作士氣會宗弼遁歸宗勲追及于白芳

宗弼探詔書示之遂降于唐未幾為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晏高祖時賜姓名為子官永寧軍使乾德二年同王宗儔伐岐師次威武城無功後事不具見

王宗汭高祖假子也後主時充招討副使屯秦州唐師入境成都路絕宗汭與王承休由文扶而南經越不毛之地且戰且行比至茂州餘衆裁二千而已未幾歸成都為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偉少隸高祖帳下為養子天復初官劔州刺史已而遷利州制置使

王宗憲本姓許高祖賜姓名錄為子天復初官

缺

江軍

節度使

又案九國志王宗銖謫授司戶叅軍曰若要頭便斬去何能作措大官耶宗銖疑亦高祖養子

存以俟攷

王宗儼未詳何郡縣人高祖畜以為子起家指揮使永平中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有功乾德中後主幸秦州署宗儼隨駕清道指揮使及唐師入寇與王宗勲宗昱為三招討使已而降唐見殺

王宗威為高祖義子累官至山南節度使兼侍中唐兵

入境宗威以梁開通渠臨五州迎降

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乾德時官秦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復有髑髏一中藏古錢一枚有二蠅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邙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

壞者合郎是歲為乾德六年丙子歲合郎故承檢小字也

論曰唐末中官典兵常養壯士為子以自衛諸將往往多效之沙陀氏至設義兒一軍盛矣史言高祖假子凡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昏姻今錄其顯名者宗佖以下四十有一人著于篇餘固不可得而概見云

十國春秋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六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六

列傳

馮涓

周庠

韋莊

馮涓字信之先世為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

也

一日信都人

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

國築高樓遣使厚齎金寶奏請撰記當世咸以為榮起

家京兆府叅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密
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
捧刺遽謁賀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車發之日
涓候別霸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
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
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
及蜀馱引以見志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
中兩川賦重人多嚙囁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

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
憂賚金帛加等又是時諸將多勸高祖乘岐王茂貞之
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為一舉
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

為便

鑑戒錄載馮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弓甲衰農桑動德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

莫先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處為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鑠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于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

天祿于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高祖善其

言竟與茂貞連和梁主篡唐將吏皆詣高祖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與稱臣賊在則不與為惡高祖卒自立為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為先豐財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

人弔民伐罪今自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
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聞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
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
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
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又撰檄龍
文大蟲榜嶮竿歌皆有文采涓性滑稽語多譏誚高祖嘗問
擊掄之戲荆自何人涓對曰丘八所製高祖為大笑又
與司空王鐔等小酌錯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
樂樂冷淘似饅飢涓曰已已已驢糞
似馬矢坐中大噓涓但長嘯而已

生平尤工于章奏

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
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盖非利已專
殺不行于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一時為中朝所誦

涓子

羣玉唐昭宗
時為山陽令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為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
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高祖高祖懼不往謀于庠庠
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
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

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

討之可一戰擒也

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王建云云今從通鑑

高祖從其言

卒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
攻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為不可且曰邛
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為根本高祖乃使庠草
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居無何唐僖宗
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高祖見
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庠遂勸高祖請韋公

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高祖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為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未幾病卒子仁矩官駙馬都尉粗有才藻而庸劣特甚國亡後與貧丐者伍令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間有哀之者日獲錢數百相與飲噉為樂成都人皆嗟嘆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也曾祖少微宣宗
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能詩以艷語見長應舉
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
盡公卿骨人稱為秦婦吟秀才

莊後作家戒不許
垂秦婦吟障子

乾寧

缺

年登進士第為判官晉秩左補闕高祖為西川節度
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
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為高
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

作瘡痍一時以為口實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高祖遣莊入貢亦修好于梁王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既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為高祖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

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為汴州所
害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
為主上報仇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
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高祖立行臺于蜀承制封拜
以莊為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高
祖勸進曰大王雖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
也于是帥吏民哭三日擁高祖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
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

所定頃之梁復通好高祖推高祖為兄莊得書笑曰此
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此類累官至門下侍郎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于花林坊葬白沙之
陽是歲莊日誦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
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為詩識焉諡曰文靖有集二十
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又有浣花集五卷乃莊弟諲
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莊有美姬善文翰
高祖託以教宮人為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辭憶之姬

聞之不食而死

辭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

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莊又嘗取唐人麗句勒成又玄

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

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

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

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

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斛

管中窺豹但取一班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烹魚去

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鼯鼠易盈非嗜其熊蟠獨美然則
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我鴛強識淄澠之水左
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
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
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
井泉等同于風月烟花各是其檀梨橘柚魚兔雖存筌
蹄是棄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僅享醍醐
之味莊文詞甚多不具錄

論曰馮涓韋莊皆翩翩藝苑之雄也或請以蜀王稱制
或勸以帝位抗梁議論較殊而其為主之心同矣周庠
參贊帷幄雍容風議直言無隱卒秉國鈞殆所謂社稷
臣者非邪

晉暉

李師泰

張造

綦母諫

張虔裕

張琳

張劼

周德權

李簡

山行章

李稠

晉暉許州人少有膽勇不務家人生業初與高祖為盜

潜攻許昌民家事發夜遁伏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
鬼曰潁州設無遮會盍同往乎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
得相從二人私心獨喜曰是誰為蜀王者已而有人將
飯獻高祖前曰只此為御飯也高祖愈益喜暉呼高祖
小字曰行哥狀貌異人必有非常之舉由是傾心事之
唐僖宗幸蜀暉與高祖及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
都奔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已而還長安使
暉與高祖為神策軍使將神策軍宿衛光啟二年僖宗

復幸興元高祖既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負玉璽以行而暉亦與俱西同為清道斬斫使未幾觀軍容使楊復恭斥田令孜之黨出暉為集州刺史高祖即位暉積功封弘農郡王高祖常與飲極歡把臂叙舊事暉頓首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也高祖笑曰始念不及此通正元年卒高祖親臨弔恩禮有加

李師泰初與高祖及晉暉等為唐僖宗隨駕五都久之出為忠州刺史最後從高祖于西川歷官蜀州刺史節

度判官加司徒卒武成元年高祖勅有司議追贈禮初
乾寧時師泰治第成都之錦浦里有巨冢甃甃甚固於
甃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
無眼去緣二分有規文隱起規內兩面各鑄蕃書二十
一字亟遣使至青城山問道士杜光庭度其地形當石
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故此墓之闕矣自後累見靈
顯高祖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遂無它異云

張造龍州人事唐僖宗拜衛將軍蓋隨駕五都之一也

已而授神策軍使僖宗幸興元時遣高祖帥兵屯三泉
復命造與晉暉領四都兵屯黑衣修棧道以通往來未
幾為楊復恭所忌斥為萬州刺史時秦宗權黨常厚屯
白帝為成汭將許存所破奔萬州造百計拒之厚走綿
州萬州以是得全後從高祖官茂州刺史無何卒武成
元年高祖錄舊功勅有司追贈加恩

綦母諫荆南人漢廷尉綦母參唐著作郎綦母潛之後
也高祖入蜀時諫隸戲下為親校光啟中高祖破閬州

據其地諫說高祖養士愛民以待天下之變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久持不下高祖欲罷兵歸諫與周庠固以為不可卒用成功後累官至

缺

卒

張虔裕從高祖入西川為部將光啟時高祖襲閬州逐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軍勢頗日盛虔裕勸高祖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號令西土事茂不濟高祖納其言由是所向皆捷遂啟偏霸之業

張琳許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

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秔
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已而事高祖
為永平節度判官大順初領邛南招安使及邛州殺刺
吏毛湘來降以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彝獠經營蜀
雅琳之功居多未幾奏授節度副使將兵五萬人攻東
川論平東川功累升武信軍節度使無何卒于官武成
元年高祖即皇帝位詔曰張琳搆持勁直才術縱橫成
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興失手

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魂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

張劼初事高祖為牙校高祖入成都時署劼都虞候戒軍士曰吾業已命張劼為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劼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

云一

高祖戒諸子曰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即不得恣橫我適差張劼作斬斫馬步使汝輩無得輒犯及入城

軍士剽掠劼殺百人而後止後累官眉州刺史卒武成元年與張造等同加追贈劼為人勇斷強項果於殺戮

居恒率鞭人之胸典眉州日有女僧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劫欲逼辱之女僧以死拒因而詬詈劫命折其齒與父同沉於墓頤津其暴橫有如此

周德權許州人

蜀檣机又作汝南人

順德皇后弟也從高祖至西

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高祖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于高祖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為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啗以厚利恃

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為我用矣高祖從之彥暉遂勢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唐德權上表曰案識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錄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高祖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高

祖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永平元年卒贈太師

李簡故高祖牙將也大順二年楊守厚攻梓州顧彥暉
乞師于高祖高祖命華洪與簡等帥師往援署行營都
指揮使景福元年斬楊晟將呂堯有功已而遮擊楊守
忠于鍾陽又破楊守厚于銅鉞斬獲無算後官邛州刺
史卒武成元年勅加追贈

山行章一名章自言晉山濤之裔唐末官眉州刺史州
舊無羅城行章合五縣之力城之周遭八里有奇名曰

臥牛城

四川名勝志云計一千八百六十五丈○又大順二年盧拯撰眉州新羅城記略曰象耳鎮于

後峨眉列乎前云云據此則行章以龍紀元年降蜀築城當在降蜀之後已然考之缺傳大順時眉州刺史乃徐耕非行章也此必行章創功于大順之前而撰文在于後人畢功之日理或然也陳敬瑄之亂

也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為高祖破于廣都未幾請降隸高祖帳下有戰績高祖圍成都日忽夢一青衣神大張其口問于行章行章對曰青衣蜀地名也壘內故有青衣祠今成都易子而食守陴而哭祠廟不祀久矣神張口者是土地求饗於公亦啟唇齒而露心腹之

兆也已而逾十日成都果降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
黎州先是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者西川歲
給繒帛三千匹使訶南詔虛實久之邊將多與諸蠻相
表裏挾以為重至是高祖絕其舊賜頗廉得行章與交
通狀遂斬以徇

李稠其先京兆人父逢故唐左衛兵曹叅軍稠初事梁
為商州刺史未幾來蜀會高祖開國預佐命功臣官左
衛將軍

論曰晉暉等諸人皆一時從龍為國家腹心爪牙其半
不及見太平之盛者命也高祖故將尚有奉禮劉璋田
威張全真蓋獲張行立韓在其人事蹟缺略今不復載
之于篇

十國春秋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七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七

列傳

鄭頊

潘玘

李紘

鄭頊延陵人高祖建節西川以頊為節度押牙言論風采傾動一時景福元年朱全忠時為宣義節帥高祖命頊使於全忠全忠問劔閣道路險易頊極言其危峻全

忠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頊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耳全忠大笈遣之武成初官宣徽北院使未幾授內樞密使輒擬發唐道襲奸盜狀道襲以計去之出為果州刺史

潘岬蜀人也博學善持論美風儀高祖鎮西川時署為押牙天復元年東平王全忠初兼四鎮高祖使岬往聘以通彼我之懷岬至汴言辭宛轉飲酒一石不亂每過飲禮容益莊全忠愛之酒酣謂岬曰押牙尚能作豪飲

乎崈謝不敢全忠乃簇席間叵羅尊壘器皿次第注酌
崈一飲而盡愈益溫克全忠即徹諸物賜之意其歸館
應傾寫委頓已令人傾崈崈方簪筍簪冠子徐理所得
酒器滌而藏之一時號為雅量

李紘仕高祖為將作監梁太祖殂命紘如汴弔之先是
梁使來聘其印有大梁入蜀之文至是遂鏤其印曰大
蜀入梁之印紘有專對才國人頗稱其不辱君命

論曰鄭頊文藻壯美應對有餘潘崈三爵悠然德將無

醉皆足稱皇華之選若李紘弔問鄰邦不抗不墜要於
二子無媿矣

張格

許寂

王錯

庾傳素

張格字義師或云其小字世為河間人唐左僕射濬之
次子也少負才俊邁而尚矯譎有父風乾寧三年濬致
仕居長水縣別墅德王廢立之際濬寓書諸蕃圖匡復
及青州王師範起兵欲竄取濬為謀主事雖不果而梁
王全忠將謀篡代密諷張全義圖焉乃令楊麟率健卒

圍其墅殺之時天復三年十二月也永寧縣吏葉彥者
張氏待之素厚當麟來彥偵知之奔告格曰相公之禍
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計格與濬父子持泣濬謂之曰留
則併命去則遺種汝勿以吾為累格拜辭以行彥乃統
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峽入成都高
祖擢為翰林學士是時唐亂人士多依兩川以避難高
祖雖起戍伍為人饒智略善待士故所用皆唐名臣世
族而待格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累加右僕射太傅梁使盧玘等來聘推高祖為兄印文
有曰大梁入蜀之印格白高祖曰唐故事奉使四裔其
印文類此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以外域卑我高祖欲
殺使者格曰梁有司過也不可絕兩國歡格由是益見
信任居無何太子元膺之變起時後主封鄭王年最幼
而順聖太后為賢妃有寵陰令飛龍使唐文辰以金百
鎰貽格諷格請立鄭王為皇太子格心動以為是可術
取也乃夜為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言受密旨衆皆署

名而後主遂得立是時文宸居中用事格附比于外與
司徒毛文錫等爭權勢若水火會高祖聞太子喧呼聲
心惡格而未有以發以賢妃內為之主竟不能去也及
後主嗣皇帝位文宸既獲罪死王宗弼方柄用貶格茂
州刺史楊玢許寂潘嶠輩皆坐格黨謫官頃之再貶格
維州司戶自是格勢漸詘矣乾德六年復以格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在位無所短長國亡隨唐工部尚書任
圜入洛感葉彥舊恩訪之彥已歿厚卹其家格弟播小

字興師長水之難作奔于鳳翔唐昭宗賜姓名曰李儼
命宣諭淮南亦異數也

許寂會稽人少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天復五年趙
匡明來奔寂與俱行高祖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為
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武成初上求賢書曰歷朝之君
乘時啓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碩畫以武定禍亂以文
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
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前代之大經求賢之極

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
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穎于明廷尚含光于庶位者伏
望恢明聖之略開戶牖之圖親賜顧問以觀其能寘之
列位盡其獻替俾官無敗政人無滯才高祖嘉納之俄
以廣成先生杜光庭薦與徐簡夫同侍東宮不為元膺
所禮未幾擢吏部侍郎光天時後主即位坐張格黨貶
官久之復為禮部尚書乾德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是時格再為宰相以宿憾杖殺中書吏王魯柔寂謂

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
禍之端也唐師入境同王錯等降唐至洛以尚書致政
葺園館引水為溪架巨竹為浮梁謂竹可化龍號曰會
龍橋後以疾卒寂初在四明山時被道服往還其間一
日見有夫婦者提壺醞云今日離剡縣甚瘁寂曰道路
頗遙安得一日及此心竊異之俄而丈夫出一拍板抗
聲高歌已而談劒術自臂間推出二物展唱之即二口
劒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驚懼尋為匣之飲畢

就寢及旦乃空榻也日中復有頭陀來訪夫婦寂具道其事頭陀曰我亦其人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為此頭陀傲然而笑取寂淨巾拭足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于華陽遇之始知三人皆劍俠云

王錯字鱣祥

缺

人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

學士已而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于中錯因勸高祖興用文教上奏記曰伏以羲王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

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璿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
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政秦滅墳
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
尊文蕭何入關唯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
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脩顧問麟
書鳳紀填溢于未央玉版金繩克牝於秘府班固曰周
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
渠之署以議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

間作于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復古罕比世
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
人明以率下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
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
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為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
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
常於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

下述品物叅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
華鐙而入閭室詔玄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
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鈔略書史名曰節要又注
孫子十三篇尤好篇詠動為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
通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
釋卷晉宣博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
萬機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宗高祖諮達
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

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沉大量清儉
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
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
博多聞有文武之略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為皴裂諸
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
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
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
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

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
齊所得裁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
之後牛弘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
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為三品
除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剋革
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
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
晦等一十八人為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

帝位隨才擢用于是弘文館皆置學士明皇開元五年
於乾元殿置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讌於集仙殿東廊
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為集
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秘書省弘文崇文館皆有之
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
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
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

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略舉帝王故事及秘書之職幸冀垂覽焉乾德中錯與庾傳素同為宰相是時韓昭潘在迎輦日導後主宴遊無度而錯等無所匡救依違而已及後主東巡還自閬州浮江而下糜費不貲羣臣多有直諫者錯方判六軍諸衛事從後主周遊不能拂衣去位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閫而降書則錯實為之錯至洛陽唐授以

鎮

州刺史錯與

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為萬乘之君
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錯家藏異書數千本多
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每趨朝於白藤擔子
內鈔書書法絕工其好學亦有足取者

庾傳素仕高祖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天漢元年為宦者唐文宸所譖罷為工
部尚書未幾改兵部後主即位加太子少保復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傳素再秉國鈞無顯績國亡降唐授刺

史傳素領蜀州時有唐興縣郎吏楊會者事傳素甚謹
及傳素為相除長馬以酬之會堅辭曰會之吏役遠近
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且捨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
名長馬無益也時人稱其有識

論曰張格援立寵嗣深結宮闈於大臣有慙德焉許寂
溫和而儒素王鍇淹洽而有文黼黻太平宜矣廼社稷
傾危勿之能救其罪均也庾傳素保位曠官一籌莫展
豈所云端揆之佐哉嗚呼擇相顧可不慎邪

毛文錫

毛文晏

潘炕

潘峭

庾凝績

楊玠

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也年十四登進士第已而來成都從高祖官翰林學士承旨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先是峽上有堰或勸高祖宜乘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隣國之民為魚鱉食乎高祖乃止通正元年進文思殿大學士已又拜司徒判

樞密院如故天漢時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張格為表裏
與文錫爭權會文錫以女適僕射庾傳素子宴親族于

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高祖聞鼓吹聲怪之文扆因極

口摘其短貶文錫茂州司馬子詢流維州籍其家及國

亡隨後主降唐未幾復事孟氏與歐陽炯等五人以小

辭為後蜀主所賞文錫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尤

工豔語所撰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之

詞曰雨霽巫山上雲輕映

碧天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峰前○暗濕啼猿樹高籠過客船朝朝暮暮楚江邊幾度降神仙

毛文晏文錫同母弟也有文才善制誥天漢間歷官翰林學士坐兄文錫黨貶榮經尉久之復晉秩至兵部侍郎有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寓集十五卷復纂咸通後麻制一卷東壁出言三卷行世

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也為人有器量家人未常見其喜怒高祖時累授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永平三年炕弟峭罷內樞密使高祖命以炕代之未幾太子元膺與唐道襲戰清風樓下中外恒擾一時鼎沸炕白高祖曰

太子與道襲爭權耳實無他志陛下宜面諭以安社稷
高祖卒如其言而大亂始定元膺既死炆屢請立東宮
為國本計其禦變慮危多此類也及後主得立為太子
炆遂稱疾告老國有大疑特遣使就問之國止入唐官
蜀州刺史子在迎為後主狎客別有傳炆有妾解愁者
負殊色善為新聲高祖常至炆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
人意固屬之而炆輒對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至尊
弟峭語炆曰獨不戒綠珠之禍邪炆曰人生貴適意豈

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也人多服其有守

潘峭炆之弟也高祖即皇帝位以峭為宣徽北院使俄遷內樞密使永平二年太子元膺召羣臣宴會峭與翰林學士毛文錫不時至高祖命逐文錫與峭及元膺變作復峭內樞密使如故明年領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久之病卒

庾凝績傳素再從弟也仕高祖為翰林學士承旨天漢元年拜吏部尚書內樞密使是歲高祖病劇命中外財

賦中書除授及諸司刑獄之事悉委凝績主之後主即位宰相張格既再謫維州司戶凝績與格素不協至是奏從格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之承郾不用命凝績中以公事抵罪其急睚眦有如此

楊玠

缺

人高祖時附宰相張格累官至禮部尚書後

主嗣位格既貶茂州玠坐黨謫榮經尉乾德中復為太常少卿會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有暴風摧隕于地又明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玠上言曰陛下誕聖之日

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後主殊不為意遂至于亡

論曰二毛文采炳然多所譏述兩潘敏於吏事頗知大體洵所謂玉友金昆者也凝績以修卻為能度量不無少損若玠始以朋比蒙譏終以直言補闕庶乎獲晚蓋之休與

十國春秋卷四十一